

春 来

CHUNLAI

张 树 庚

春 来

张 树 庚

河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石家庄市新华街)

一九七九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唐河岸边儿童团斗争故事。

儿童团长赵春来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党的领导下抓敌特、夺枪支，配合着地方武装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

小说描写了春来的成长，也塑造了高爷爷、周喜、玉环等抗日群众的英雄形象。说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春 来
张 村 庚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1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 7/8印张 140,000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R10086·492 定价 0.46元

目 次

一、旧恨	(1)
二、希望	(9)
三、腥风血雨刻心中	(20)
四、独木桥	(33)
五、高爷爷	(39)
六、阳光灿烂	(51)
七、小庙前的斗争	(65)
八、抓舌头	(73)
九、一定要搞到枪	(82)
一〇、靳守礼的诡计	(94)
一一、独闯石村	(99)
一二、周喜叔	(104)
一三、就是他	(110)
一四、“拣!”	(122)
一五、他斗争了自己一夜	(131)
一六、第四个回合	(136)
一七、夜审敌特	(144)
一八、活阎王倒下了	(152)
一九、日伪的阴谋	(158)
二〇、真晦气	(164)

二一、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169)
二二、新的考验·····	(180)
二三、在田记饭馆·····	(185)
二四、给他加点醋·····	(190)
二五、十点准到·····	(199)
二六、远处传来马达声·····	(202)
二七、地下室的搏斗·····	(209)
二八、尾声·····	(214)

一、旧 恨

唐河，在群峰对峙的太行山下，它是一道不大的湍沟，而一进入开阔的冀中平原，就变成一条宽敞的河流了。每逢冬季，它结成老厚老厚的冰层，然而，在凛冽的寒风里，行人却非常稀少。只是逃荒的，讨饭的，来来往往，而且踩出来一条条黑褐色的小路。天热了，它就陡然暴涨。那夹杂着树枝、柴草和泛着白沫的浑水，在一片片巨浪的扑打下，箭似地奔流着，不时地使两岸正在扬花、灌浆的高粱、棒子、谷子、黍子等大秋作物，一大块一大块地坍下来。尤其在盛夏时节，它的狂吼咆哮，呜哇山响，两岸五里以内都听得到。就连它南边十来里地的小刘庄，在夜静更深的时候，也隐隐约约地能听见呢！

小刘庄，五百来户，村子不算大，可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它。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小刘庄跟石村镇隔河相望，有一座木桥相通。来往行人，什么上镇买东西的呀，进城的、走亲的，洗澡、捕鱼的呀，等等，都要从这里过。所以，人们把小刘庄说成是石村的大门，确是实实在在的。另外就是，小刘庄村东离太道不远，有一棵出了名的大杨树。论年头儿，这树并不算老，可长得却楞拐楞高。最逗人的是它的树身，那个直劲儿，真象拉着线长的。在树的梢头，一个老大的喜鹊窝，终年架在那里。这窝搭得是地方，树又



高，也就是有一个叫春来的孩子，上去摸过两回小喜鹊。在外村，不用提村名，一提大杨树或大喜鹊窝，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小刘庄。

小刘庄有两千多口人，可是，地租、高利贷和天灾这扎进穷人肋骨的三把刀子，把穷人逼得走投无路。有去关外逃荒找活路的，有经常去外村扛活打短的。光常年在外面讨饭的就二百来家。也就是这阵子人显得齐了些。因为自从日本鬼

子侵占芦沟桥后，炮声一天天近了，在外的人掂着家，大都陆续赶回来。提心吊胆的乡亲们，每天晚饭后，总要仨一攒俩一伙，在当街嘀咕一会儿：有的说日本人已占了保定，有的说还在定兴。年轻人就说，什么中央军，简直是遭殃军，比兔子跑得还快。没关系，反正跑也没处跑，鬼子来了，拚一个够本，拚俩赚一个。也有的说，听说共产党过来了，就是当年的红军，打前站的已到了山西，不知哪天能到咱这里。上点岁数的就说，日本人一下半下还到不了咱乡下。交不起租，吃不上饭，过一天算一天吧……

七月太阳似火烧。尽管乌云翻滚，阴雨天较多，但照老人们回忆，还没经过象今年——一九三七年，这样闷热的天气……

炎夏的烈日，似乎低低低，可走得却特别地缓慢。虽然已是傍晚，它依旧是慢慢地移动着，好不容易才钻入了远处的柳梢。早已腹内空空，干了一天活儿的人们，拖着一条条长长的身影，又开始往村子里晃荡起来了。

“春来——春来——”一个年轻姑娘，挎一篮子野菜，冲高粱地直喊。这姑娘叫巧云，是老长工赵连民的大女儿，今年十九岁。

巧云喊了几声，没回音。她把粗长的大辫往身后一甩，打算先自己回家。这时，忽然一阵吆喝声，一辆轿车跑过来，而且在她跟前停下。巧云偏脸一看，原来是恶霸地主刘彪，不由浓眉一皱。

刘彪紧赶几步，挡在巧云前边。巧云推开他，大声喊道：“你要干什么？”对巧云早有歹心的刘彪，看四下没人，要拉巧云。就在这时，忽然，高粱叶子哗哗响起来了，那高粱棵子也被撞得东倒西歪。刘彪正发愣，从一人多深的高粱地里，站出来一个孩子。

这孩子长得结实。长方脸，脑门子微微向前突起，浓浓的眉毛下眨一双乌亮的大眼睛。那胸骨明显地外露着，光着两只脚，只穿一条补满补丁



褪尽色的黑裤衩。一看便知，这是个机灵孩子。他就是春来，今年十四岁，是巧云的弟弟。

春来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他两眼看着刘彪，但一点不动声色，好象凭他这股气势，就能镇住对方似的。

刘彪一见春来，枣核儿眼立刻闪出凶光。恶狠狠地说：“是你小子呀！我正想找你哪。你领着穷小子们把小庙里的草都割光了。小庙里的草是随便动的吗？你胆子也太大了！”

原来小刘庄村东有座小庙。上点岁数的都清楚，刘家祖先就是凭这小庙发的家呢。

刘彪的小崽子刘利，看到了便宜，跳下车来说：“爸爸，让我来收拾他！”这小子手脚也算快，跑过去就给了春来一个嘴巴子。

春来冲他轻蔑地一笑，说：“好小子，紧跟你老子学。告诉你，在咱这辈儿，你就甭想再逞凶！”说着，他收回了叉着的腿，扬起来黑而有力的胳膊，说一声“去你妈的！”只一拳，刘利当下来了个仰面朝天，倒在车道沟里。

刘彪怒气冲冲朝春来凑去。

眼看弟弟就要吃亏，巧云赶紧放下篮子，跑过去，挡住了春来。春来推开姐姐，说：“怕什么！”

刘彪绾着袖子，凑近春来，带着几分警惕说：“你小子的牙不是厉害吗，今天我叫你一颗不留，都给你敲掉！”说着，抓住春来的胳膊。春来没等他拧，使足了劲儿猛一甩，挣脱了刘彪的手。正在这时，春来家的邻居周喜快步赶来，后边还有七、八个人，都扛一张锄。

这周喜本是外地人。大家只知道他是从山东逃来的。甭

看这粗腿大膀的庄稼汉，知道的事情可不少。什么三国呀，西游记呀；穷人为什么受苦，富人为什么压迫人等等。而且很能琢磨，遇事爱刨根究底。就连他自己想的，比如：这地球上还没人的时候，土地就有了，怎么能说刘家这十几顷地是他的呢，还不都是压榨穷人血汗得来的。这十几顷地，从播种到收割，地里没落过刘家一个脚印，可打下的粮食都归他，为什么呢？……他常跟大伙儿念叨。虽然讲得没个系统，但他爱讲，人家爱听。因此，不管青年、老年还是孩子们，只要跟他到了一起，就热闹起来了。今天，周喜几个锄完了地，边说边走，回来晚了。

“巧云，怎么回事？”周喜两眼斜着刘彪问。

刘彪瞟了一下这些愤怒的面孔，尤其是周喜那逼人的目光。于是，故意看了看天色，一拉刘利，跳上了轿车。赶车的一扬鞭，那马又跑起来了。

巧云和春来这才同周喜几个边说着朝村里走去。

周喜走在春来后边，一只粗大的手按在他肩上，说：“‘蚂蜂窝’，这一仗胜败如何？”

春来一回头，冲周喜扮个鬼脸：“谁叫‘蚂蜂窝’呀？”周喜说：“刘彪不是这样叫过你吗？”春来说：“‘蚂蜂窝’，哼，等我长大喽，一定变成一只大雄鹰，把他啄成肉泥！”这时，去外村打短工的赵连庆赶上来，关切地问：“刚才那轿车里是刘彪吧？”周喜瞪着愤怒的眼睛，点了点头。赵连庆转向春来：

“嗨！‘蚂蜂窝’也在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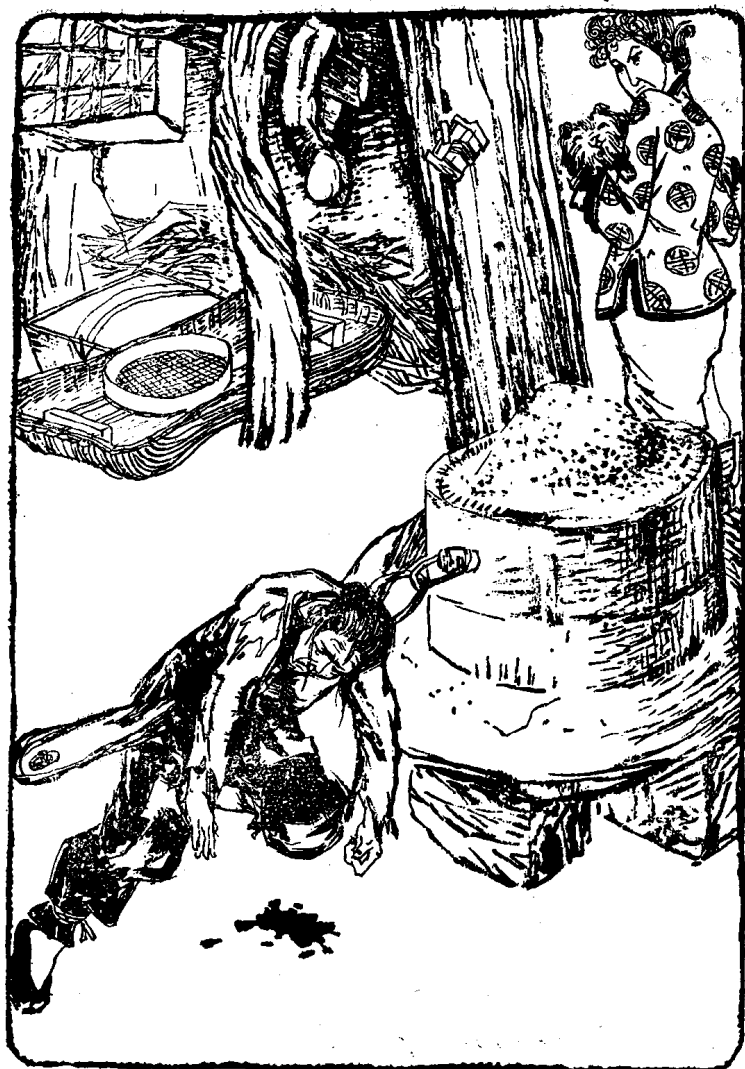
“蚂蜂窝”，过去刘彪曾这样骂过春来。后来，乡亲们也叫他“蚂蜂窝”，就变成一种爱称了。因为就是这个“蚂蜂

窝”，给那些恶霸地主，那些狗腿子，可带来不小的麻烦。什么秋后收租呀，年底逼债啦，这个当时还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恶人面前挺胸瞪眼。

在春来八岁上那年。春来妈被逼给刘家做工。老财拿穷人是不当人看的。早起五更晚熬夜，连麸皮糠菜都不叫吃饱。可挨打挨骂却是家常便饭。

由于劳累过度，春来妈得了癆病。一天傍晚，春来妈和长工们干完活儿，还没吃饭。刘彪的老婆把春来妈叫到大磨房里，指着装有百来斤麦子的一条布袋，不紧不慢地说：“你今天夜里要磨完这点儿麦子，明天清早有人来背。”春来妈一听，就是一惊，心想：“那么多麦子，如果套个牲口，再有人筛，一夜也够戗；何况刘家的磨又大，一个人光推也够劲儿呀。可又不敢说。忍气吞声，整整干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春来妈的力气用尽了，加上又困又饿，一摇一晃地，支持不住了。这时，刘彪老婆牵着她的狮子狗来了。一看才磨那么点儿，上去给了春来妈好几拳。春来妈当下就吐了一大口血。鲜血洒在了磨盘上，染红了春来妈的手，也溅在了那狮子狗身上。这地主婆啊，你看她多狠毒，抢过去冲已倒在地上的春来妈踹了好几脚啊！然后才抱起她的狮子狗，嘴里吵嚷着出去了。

赵连庆那时正给刘家当长工，听见吵嚷，知道有事，便跑来了。已经奄奄一息的春来妈，挣扎着把经过跟他说了。赵连庆跑着去找春来爸赵连民。赵连民把还没满月的小秀子丢下，领着春来赶到磨房，春来妈已经断气了。赵连民悲愤交加，找刘家辩理，还遭了一顿毒打。



那年月，穷人上哪儿去讲理呢！别看大人想得多，可春来这小孩子，偏就人王不怕：你骂一句，他小嘴象机枪，吐字象爆豆，一气还你十句。报仇雪恨的种子，早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

二、希望

这天，住在村边儿的春来一家在吃早饭。这是一间进门跳深坑，上炕站不直的小土坯房。爸爸、姐姐和春来在炕下，小妹妹秀子一个人在炕上。只铺一块破席头的小炕上，小秀子眨抹着一双象哥哥、姐姐一样的大眼睛，拿一个谷糠、野菜多少搀点红高粱面做成的饼子，边吃边心疼地看看黄瘦黄瘦的爸爸。这个七岁的孩子终于说话了：“爸爸，你还要去干活儿，吃一块够吗？把我的给你一半吧。”

赵连民看看可怜的孩子，又是疼爱，又是心酸。自从她妈妈六年前被刘家害了，也不知这孩子是怎么活过来的。没奶，没粮，也就是把讨要来的干饽饽，用开水泡泡喂孩子，总算活下来了。孩子人小懂事，每次有了吃的，总要掰一块给这个给那个。赵连民偏过脸，冲秀子微微笑了笑，意思是说：吃吧孩子，一块饼子，除去糠菜没多少粮食啊……

天阴得沉沉的。春来背上筐，秀子挎上篮子，去拾柴拣菜。他俩刚走不大功夫，起风了。

赵连民扛起锄头想下地。忽听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刘彪，后边跟着刘三和几个狗腿子。

“姓赵的，”刘彪一斜枣核儿眼说，“我离家才几天，你那小崽子就领着穷小子们割了小庙里的草，还打伤了我的小利。这个么，咱回头再算。我只问你，那六千斤粮食你什么

时候还？”

赵连民愤怒地盯着他，没说话。

刘彪逼近一步说：“怎么不吭声？”

赵连民知道他是来找茬儿，两眼一瞪，说：“我没粮食，也不欠你的粮，衙门口是你们的，就说那非法的判决，才判了两千斤，怎么又变成了六千斤？我没借你的！”

刘三把足有二寸厚的账本打开，凑到赵连民跟前：“你来看，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不管你借的还是判决的，欠账就得加利息！”

赵连民一听，那令人气愤的往事又涌现在眼前，把腰一叉说：“我不欠你的粮！”

刘彪从刘三手里接过账本：“我说姓赵的，咱也甭多废话，还不了粮也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不是还有二亩沙地吗？拿出来抵账。我吃点亏，先把那两千斤抵上，其余明年还。怎么样？不行吗，现在全部还清！两条路，你选吧。”

赵连民一听，大声说：“没门儿！”

刘彪冲刘三一摆头：“先把锅给他砸掉，叫他连野菜汤也喝不上！”

刘彪话音未落，刘三早抄起院里的磨镰石，直奔屋里。

巧云把胳膊一张，挡在门口，喊道：“你们还讲理不讲！”

刘三用力一推，巧云被推进屋子。这屋里比屋外深一尺多，巧云一失脚，摔倒了。刘三闯进屋子，一抬手，把赵家用了多年的七印锅，砸了个大窟窿。

赵连民急了，一拳把刘三打倒。刘彪和几个狗腿子闯进来。赵连民推开一个狗腿子，躲过了刘彪的一脚，然后使足

了劲儿，照刘彪胸部狠狠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正好碰在那口破水缸上，刘彪昏了过去。

几个家伙都去扶刘彪。一会儿，刘彪那枣核儿眼慢慢睁开。他摸摸后脑，鼓包有核桃那么大。这小子可火儿了，一指赵连民，“给我打，往死打！”于是，刘三一挥手，几个家伙都抢上去了，拳、脚、棍棒胡乱打来。

巧云边喊边跟他们拼打。

赵家住村外，乡亲们又都不在，周围只有几个小孩。小孩中有个叫二乐的，是周善的二小子，这二乐，跟他爸爸一样，是有了名的爱说爱道爱管事，但在这场合，他那两下子就用不上了。他眼珠子着急地转了几转，用手捅了捅身旁的哥哥新猛，俩人便跑去野地找人了。别看赵连民缺衣少食，这个多年的老长工，身子骨并不差。今儿个是非拼不行了。他多年来憋在心里的火气，一下子都涌出来。跟刘三几个，从屋里打到屋外，从当院打到墙角，厮打了好一会儿。终因寡不敌众，还是被他们按倒了。刘三拿出那磨镰石，高高举起，对准倒在地上的赵连民头部，正要砸下去，忽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喊叫：

“住手！……”

声音刚落，一个高大汉子从几个小孩后边蹿过来。这汉子：黑红面孔，两道浓眉，穿一件短袖小褂，戴一顶半旧的席篾子草帽。

原来，到地里找人的新猛和二乐哥儿俩，刚跑过大杨树，忽然，迎面走来一个高大的汉子。见他俩慌慌张张的样子，便拦住问道：“哎、哎，小家伙，村里有什么事吗？”二乐看他面

